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東漢

第十五冊

蔡中郎

新學齋
藏書
印

PDG

論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立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

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
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
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
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
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
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
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
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
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

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郕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

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
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
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
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
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
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
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
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

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

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于棗，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

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雖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

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
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
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
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
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
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
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
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
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
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
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離太學事
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
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
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
陰陽九六之變也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閭
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
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

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曰王用享於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厯衡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建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令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

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合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

朝於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滯
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
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
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
或彊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
也。疾淺薄而懷携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遊
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
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
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

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義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

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誨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赤曰。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粢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

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銘論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若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晁鼎有不顯之銘。武王踐祚。容於太師。作席几楹杖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鍼口以慎。亦所以勸導人主。勗於令德者也。呂

尚作周太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
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
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
功者也。有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
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
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
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
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也。近
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桓彬論

彬麟之子少與蔡邕齊名仕尚書郎厲志操以忤宦黨免官卒邕等共論序其志乃樹碑而頌焉

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窳。絜操也。

議

諫伐鮮卑議

熹平六年夏護烏桓校尉有上言鮮卑犯諸郡自春三十餘發請徵諸郡兵擊之一冬春足以掃滅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論刑被原行賄王甫求爲將詔書遂用爲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以下與育晏三道並出大臣多以爲不便召百官議中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漢有衛霍闡顏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

匈奴常爲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甯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

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况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益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羌也。乃欲張

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饟。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鄙之患。手足之疥癢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癰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掠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密。猶不能絕。况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愛仁。膽不畏威。而可

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恥。呂后甘
棄嫚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
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
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
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蹙國內侮之患。豈與
蟲螳之虜。較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
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
殄盡。而本朝必爲之盱食。四海必爲之焦枯。其
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

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爲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

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
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成
郡列縣。尚猶棄之。况以障塞之外。未嘗爲人居
者乎。臣愚以爲宜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
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
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
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
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

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
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畧志闢四方南誅百
越北討疆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
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與鹽
鐵酒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
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
奮鈇鉞而並出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
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
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
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金乏
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疆盛據其故
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
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
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
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
策未必過類鮮卑種衆不弱於曩時而虛計
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
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

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
之癩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
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弃慢書
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
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
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狡寇計爭往
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
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
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
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
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
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
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
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
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
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
日夜惟思羞或不與遠蠻之通于時變復
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于何者爲

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
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
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
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
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
畧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
存循二子之策守先
帝之規臣曰可矣

厯數議

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
陳晃言厯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
賊相續爲厯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圖
緯無以庚爲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
太史治厯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
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乞
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
得道真以羣臣會司徒府議太尉耽等

以邕議劾光晃不敬、
正鬼薪法、詔勿治罪、

厯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以
承秦厯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
始改正朔、厯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
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
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按厯法、黃帝顓頊、夏殷周
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厯元也、他
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
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

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厯雜候清
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
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
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
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
庚申。上言當用命厯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
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
一。術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
古人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

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
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歷○序○積○獲○麟○至○漢
起○庚○子○部○之○二○十○三○歲○竟○已○酉○戊○子○及○丁○卯○部
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
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
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爲
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
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
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

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歷序獲麟。漢相去四部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歷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爲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歷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

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遷。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歷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

光晁以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歷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晁以爲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晁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晁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直誦之議，不用元和。

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劉昭曰：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弘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淺妄之徒。詔書勿治，亦深盡各之致。

宗廟迭毀議

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

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海內賴祉，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遂衍溢，無有方限。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

依家法。今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
創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
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
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
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元帝。於
今朝九世。以七廟言之。則非所宗。八月報酬。可
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一致祭。孝
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
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陳。孝

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
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
約尚省。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
世之所闕。爲無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
明之歡心。臣愚。竊議不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答齋議

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
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否。得無
不宜具對。

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間。祠室又寬。可齋無疑。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有不宜。臣邕敏愚戇死罪。

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

以爲鄉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王。織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惟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中饋之叙。昭於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殤幼冲。國祚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爲災。扎荒爲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涼猾夏。作寇振驚。渤海。家有採薇之思。人懷殿呬之聲。皇太后叅圖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問。

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爲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英。饗人徹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筐。侏離不貢。罷出宮妾。免遣宗室。没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奉率舊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乖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校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選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屢舉方直。顯擢孝

子。遵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
爲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僞錮之十年。追
崇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其
祀。爵高蘭諸國。胤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
不以爲政。政不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
遠暨。允求厥中。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
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寢。徒以百姓爲憂。
不以天下爲樂。聖誠著於禁闥。而德教被於萬
國。故自昏墊。迄於康乂。叛虜蜂集。賊害邊陲。永

元之世。以爲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卽斃。徼外
絕國。慕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王頌。
却而不聽。郡國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允恭抑損。
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
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
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辛。姬
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內。思媚周京。爲高。未有如
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篤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
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

可及。漢世后氏無諡。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諡。高下優劣。混而爲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諡法有功安居曰熹。帝后諡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諡爲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朱公叔諡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諡。云宜曰忠文子。陳畱蔡邕議曰

昔在聖人之制諡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

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於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於無窮、秦以世言、諡而黜其事、漢興以來、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厯世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畱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亶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旣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

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民。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俱

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躡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斃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滌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槩謂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可不謂忠乎。而諡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蘧條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諡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諡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貼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羅疾廢。於身危

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况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公禮。

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日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

曰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
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
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蘇門山集卷之二
七

對問

答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幃中、爲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

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
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筆硯爲
對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答聖問情衷
變易怔營怖悸謹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温明殿東庭中
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
狀似龍似虹蜺邕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
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
稱龍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

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迭至，照於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失度接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讖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奮，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占不虛言。意者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勒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易。

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
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

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
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
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怪、皆皇極道失
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
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袞衣
小冠、帶劔、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
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

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旣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敎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卽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況今。將狂狡之人，爲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爲戒，天子驚，羣陰太隆，羣下並湊，強盛也。

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南宮侍中寺雌鷄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鷄爲怪。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卽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軫中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卽位。將立妃王氏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爲

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况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卽爲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

斷娶御改興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詔問踐祚以來。災眚屢見。頃歲月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蟲。陰盛則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之色。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爲羸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爲之退舍。

詔問蝗蟲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

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歛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爲平城門正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

崩潛潭巴曰出宮瓦自墮諸侯強陵主易傳曰
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圯小人在顯位者
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抑諸侯強凌主
之漸率由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
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
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

又特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
皆各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奧
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

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
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
音懇誠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
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
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
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赤帝
之精輔或未衰故屢出祆變以當譴責因以感
覺則危可爲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
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

年無有日蝕。此人爲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
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紛降目
前。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
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
所致也。卽祚以來。宮中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嬈
貴重赫赫。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邱墓踰越
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
依阻城社。大爲奸禍。盜寵竊權。藏晦惑之罪。事
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

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論者疑太尉張顥爲王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姓璋。所在尤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旣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垓。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

優當以見災之故。爲陛下先羣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惘幅剛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

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但當察其真僞。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愼。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萬機。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旣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戇。

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封事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霹靂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

日開至... 齊東野語

... 齊東野語

... 齊東野語

... 齊東野語

... 齊東野語

設論

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
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
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醕和之靈覃思典籍
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

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
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
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
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
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
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
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
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
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

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晷之害專必成之
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
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
臣始基有羲皇之洪甯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
亦自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綱
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墮君臣土崩上下瓦解
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
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
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

邱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
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
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
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天天是加欲
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
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歆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
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
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
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

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
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
隆隱天之高拆紉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
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
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
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紱鴻漸盈階振
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
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
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

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簞笠盈載。環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守門子。替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甯。狂淫振蕩。乃亂其

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閤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驎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子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踣而踏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

宙甯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燬燔。何
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
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
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
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
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
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
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
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捐儒墨而與

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立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斲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

衡軛僂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騑。非子
享土於善圉。狼曠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
角。飲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
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
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
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
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
液暢兮神氣甯。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
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爲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畧。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內有獫狁敵衝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

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
示後，同於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
厯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爲本。敦辭托說，審求厯
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
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註，叅互羣書，至及國家
律令制度，遂定厯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
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
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
賾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徃行之流，苟便學者以

爲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令爲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勾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旣用古文於歷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歷象，非一家之事，傳之

於世不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疎濶廢弛，故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歷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歷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歷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

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禴、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所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禴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

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日門閭、何也、曰閭、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閭、閭、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閭、尹所主、知當作閭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日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爲非、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昏正而裁築、卽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裁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背使、不於其

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傳注而爲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卽分爲三

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卽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絕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巳畧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

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巳。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故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

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媿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

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連珠

廣連珠

臣聞目矐耳鳴。近夫小戒也。狐鳴犬嗥。家人小妖也。猶忌慎動作。封鎮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橫起。則人主恒恐懼而修政。

道爲知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辨爲知者通。

麥口肩集

卷之二

三

--	--	--	--	--

四
五

6

頌

東巡頌

有序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宗祀明堂，上稽帝堯，
中述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
神明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
頌一篇。

曰若稽古，在漢廸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翻六
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
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按藝文及

古文苑俱稱班固作而舊刻中卽集亦載是篇姑兩存之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
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禘於南庭
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旃旌

舊集不載

此篇而藝文云蔡邕作姑并存之

胡廣黃瓊頌

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臣有周生申及甫允茲
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

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則
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
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衮職
龍章，其文其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
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
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
田多稔，然而地有塉，堵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

趨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兵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漑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

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畧大吏麴遂令伍瓊
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
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
土，基跂工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欵曠陂，會之於
新渠，疏水門，通窰瀆，灑之於畝。泓清流，浸潤泥
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稷黍稼穡之所入，
不可勝筭。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談疆畔，斐然
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

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
作人父母立我畝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
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旣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
旣富且盈爲酒爲釀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
且甯

陳畱太守行小黃縣頌

大顥爲政建時春陽我君勤止戾茲小黃濟濟
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
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

從生立化洽矣。黔首用甯，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考城縣頌

曖曖立路北，至考城。勸茲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爲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耜。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祖德頌

有序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

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
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
祖。暨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
以靈祇降之。休瑞免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
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
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宜慈
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蒞之以莊。增崇丕顯。
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

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栢林。
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折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
靈貺，以爲已華。惟子小子，豈不是欲。干有先功，
匪榮伊辱。

麟頌

皇矣大角，降生靈獸。視明禮修，麒麟來孚。春秋
旣書，爾來告就。庶士子鉏，獲諸西狩。

五靈頌

大梁乘精，白虎用生。思叡信立，繞于垣堦。

八禁來... 想... 于... 年...

五

... 士... 年... 歲...

... 年... 歲... 月... 日...

... 年... 歲... 月... 日...

... 年... 歲... 月... 日...

... 年... 歲... 月... 日...

... 年... 歲... 月... 日...

... 年... 歲... 月... 日...

贊

太尉陳公贊

公在百里、有西產之惠、賜命方伯、分陝餘慶、餘慶伊何、兆民其觀、少者是懷、老者是安、綱紀文王、文王用平、東督京輦、京輦用清、乃登三事、三事攸甯、契稷之佐、具于堯庭、今則由古、於穆誕成、

焦君贊

猗歟焦君、常比玄墨、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

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臯、音亮帝側、迺徵迺用、
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慝、不遺一老、屏此
四國、如何穹蒼、不照斯域、惜哉朝廷、喪茲舊德、
恨茲學士、將何法則、

琴贊

惟彼雅器、載璞靈山、體其德真、清和自然、澡以
春雪、澹若洞泉、溫乎其仁、玉潤外鮮、